

OXFORD

董
桥

橄
榄
香



海
豚
出
版
社

橄榄香

小说人生集

董 桥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橄榄香 / 董桥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10-0730-8

I. ①橄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3455号

总 策 划: 林道群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
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32 开 (880毫米 × 1230毫米)

印 张: 8.125

字 数: 92 千
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,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730-8

定 价: 48.00 元 (精装)

繁体字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(中国)有限公司出版

© Oxford University Press

本简体字版 © 海豚出版社 2012

自序

三十多年前我陪英国老朋友李依到伦敦西郊去看望她的老师。老师七十多了，跟老伴住在一幢破旧的红砖农舍里，种菜、种花、种水果，精神好得不得了，每天早上读书写笔记，案头竖着十几本笔记簿，都很厚，书皮都残破，手迹倒整齐，不涂不改，李依说老师的字几十年都这样，像他的络腮胡子那么讲究。她说老师早年在学校里教她读文学经典，相貌酷似年轻的劳伦斯，一对深邃的眼神透着忧郁，清癯一张脸长年敷上薄薄的风霜。听说是世家子弟，不求闻达，坐拥满室缥緲，情愿一辈子看书教书。藏书晚年都卖了，农舍里留了几千部陪他老去。那天我们在后园梨子树下喝红酒吃刚刚出炉的面包，还有切片冷吃的腌牛肉和干酪。老师说 he 去过老北

平老上海老香港，印度也住过大半年，写了一本论泰戈尔的小册子。李侬学生时代读过那本有趣的小书，说是笔调像小说，穿插许多老师跟泰戈尔的对话，淡淡描绘诗人一生几段感情际遇。“散文可以写虚，小说可以写实，”老师说，“人生或真或幻，情节宜虚宜实，题旨经营得好就是文学作品。”那一刻，树上几只云雀一阵啁啾，老师说：“云雀叫伙伴到山上觅食！”

“你怎么晓得？”李侬皱着眉头问老师。

“我听得懂鸟语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济慈也听得懂夜莺的话。”

“济慈也瞎说！”

“瞎说说得艺术就是艺术作品。”

老师那席话我想了许多年，老了还常常想起。人生历程真真幻幻，结识的人与事回想起来果然疑真疑幻，有些情节很像有些情味，当时茫然，此时潸然，真要梳理，那是老师和济

慈瞎说听懂鸟语的故事了。有些记忆也像有些念忆，隔了几十年越远越牵挂，恍似普鲁斯特吃烤面包蘸热茶，香气立刻唤回童年往事，先是成就了《斯万之家》里的《玛德琳》一节，渐渐成就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七卷著名小说。陈年的记忆是陈年的佳酿，是普鲁斯特珍惜的真实；酒入肝肠撩起的万般滋味倒是他推之敲之的艺术境界。至于他半生觅访哲思做文学艺术的药引子，那是学养深浅的考验，硬生生抓来点缀反而累事，懂多少煎多少也许还煎得出一碗对症的良药。

抱着这样朦胧的心愿，去年夏天我下笔试写小说人生，每星期写一篇，起初一写十几张原稿纸很快填满，晾干了重看，松散固然可厌，写露了等于写脱了分寸，辜负记忆中的人与事，只好狠狠删削，从头铺排，从头誊写，尽量在两千五百字的篇幅里潜心经营：情节要淡，情味要浓；记忆要远，念忆要近，偶尔笔调太像小说还要收一收：“松下问

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！”贾岛二十字小里见大，正是短篇小说的范本，我最倾倒。这样酝酿了一段时日，我看破我不必写一株老树，只写树上几片绿叶，我也不必写山中药草，只写云兴霞蔚：故事太浓了担心一媚入骨，我不稀罕。过程很奇妙也很有趣，跟写散文句句都要出处大不一样，甚至文气也不同，舒舒卷卷尽如心意：经历过的“人生”在“小说”的油伞下沿着从前的脚印辨认从前的阴晴圆缺。当然，为了让读小说的人有个依傍，李依的老师说讲故事的“我”终归是最灵验的定心丸。我试过不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一则恋情，写了一大半连自己都无法置信，赶紧重写，悄悄让“我”穿梭在故事里扮演一个冷静的旁观者。这样做了大半年，这三十篇小说人生结集印成一本书，也许只像一扇夜窗里透出来的灯影，昏黄而幽深，缥缈而绵延，不忍细说的终归是后花园瓜棚下几串苍老的乡愁。

是从前的人事从前的情味。我都快七十了，再不写转眼一定不想写。这几年我看着当前新进的时代显然越是淡漠了，杂物堆里偶然翻出几张老照片几封老信札反而亲切得要命。前两年在伦敦和李依坐在她家后院喝茶，一眼看到石阶边荒草中露出几朵野生的小苍兰，我想起那位维也纳老画家，他忽然思念小苍兰的幽香，酒后硬要我们陪他去找花店买一束让他闻一闻。我和李依搀扶着老先生走了三条街才找到卖花的小铺子，老板娘说都卖光了。老先生一脸沮丧。李依替他抹掉额头上的汗珠说明天一早替他买一束。三四十年前的事了，说说恍如昨日，连伦敦初秋的微风也跟那时候一样料峭。李依怕我冷，进屋拿一方小毛毯给我披上：“你是当年那位老先生了，要不要闻一闻小苍兰？”她回眸一笑，脸上岁月的笼纱隐隐笼住年华的遗韵。

寒夜校读这三十五篇念忆，深感每一篇里的旧人旧事几乎都值得再补写几笔。我想这是

写作的人都怀抱的心意。我跟我笔下的人物有感情，运笔之际往往倍觉难舍，恨不得多些篇幅写尽心中牵挂。写完初稿再三润饰的时候，我却又不忍心写得太满，总想着留些私己悄悄藏着也是好的。《团圆》里的蕊秋画廊生意做得兴旺，最近很想到大陆开分店推销欧洲艺术家作品，只怕年纪大了太辛苦。《望江梅》的安布罗斯去世了，詹妮至今守着他们的老宅，说是后园一株江南移植的梅树年年冬天梅花开得灿烂。我最惦念《竹园》里的胭脂姐，她给我的信都在，心细笔细，白话文像张爱玲，只怕不该随便发表了。托斯卡纳山乡橄榄园我喜欢，那篇《橄榄香》题目朋友都说好，不妨做小说人生初集的书名，聊以追念前几年妇科重病仙逝的姬娜。《爱晚居》登出来我寄剪报到美国给杏表姐，她读了高兴，开玩笑说我其实还可以把她写得再浓些。写《紫薇园》那两个深宵我无端想起五十年代郑慧写的紫薇园的春天和秋天，写得真好，谢老师读得

出神。《无语》我笔下写的是方先生心中想的是云姑，微微染尘的淡彩仕女，一生秀媚，一生孤寂。如果说云姑是迷蒙的春月，《鹤顶红》里的庞荔倒是十月的艳阳了，藏着那枚鹤顶红扳指我藏了庞荔初放的暗香。《玉琮》本想好好写南洋山乡荷师娘那幢荷兰殖民时代大宅院，懂建筑学的人都说那是古迹，可恨没有照片，记忆又残缺，黯然放弃。荷师娘其实很凶，远不如她给我的玉琮温润。《莲房》里的章嫫旧诗词造诣极深，作品连我的老师亦梅先生都惊艳，说是他们几个写诗填词的老头子都写不出她的心思。天赋如此，教是教不出来的；她的室名叫莲房已然绝妙。章嫫会用电脑，年来在网上读遍我的文字，她说写得简洁跟写得好一样难，难怪毛姆说“to write simply is as difficult as to be good”。她说她期待我晚年的作品就这样简洁下去：“老人以淡为贵，活得清淡，吃得清淡，写得清淡，那是寿征。”我真想她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庚寅大寒翌日

目 录

ix	自 序
i	团 圆
7	石 湖
13	樱桃园
19	喜 巧
25	望江梅
31	竹 园
38	橄榄香
44	梨花吟
50	爱晚居
57	半生缘
64	小寒碧斋
71	紫薇园
78	无 语

85	杜公馆
92	鹤顶红
99	小红楼
106	远山行
113	曼陀罗室
120	简 爱
128	玉 琮
136	一翦梅
144	念奴娇
151	啸月轩
158	月芽山馆
166	莲 房
173	鲍西娅
180	待春风
188	二小姐
196	平庐旧事

204	香雨斋
212	舒 老
220	舒 卷
227	瑶瑟怨
235	雪莱颂

团 圆

那年夏天我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到罗马探望老朋友，只住一宵，翌日飞回伦敦。是下午五点多钟，欧洲各地飞来的班机很多，伦敦机场人影熙攘，我拉着行李赶去搭机场专车进城，身边冷不防跳出一个女的挡住我的去路：“这么巧，你也刚到？”我定了定神认出是蕊秋。松松绾起一头润亮的浓发，玉白一张秀脸淡淡敷了一层月晕，嘴唇荡着远山夕照的枫香，唇角轻轻的细纹衬上眼角岁月的影子，韵致依旧动人，出了名的凤眼越见典丽。进城路上她说她母亲去年在巴黎病逝，父亲留下的那幢宅子只剩她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守护：“一对壮年冤家过着老年晒棉被的日子，”她说。“幸好伦敦这个侄女儿懂事，学校放假总会到巴黎陪陪我说说中国话，烧烧家

乡菜。前两天急性盲肠炎动了手术，我去了柏林赶来看她。”

认识蕊秋那年他们家还在台北，父亲是蒋老先生时代“外交部”老职员，多年跟随沈昌焕，听说乡下两代做纺织，从来家大业大，一九四八年退到台湾几代人不做事也撑得起金玉门楣。蕊秋父亲是法国老留学生，连独生女儿也送到巴黎母校读书。她读西洋艺术史，毕业了业跟人合资在巴黎开画廊，我住伦敦那些年她常去英国卖画买画，忙完正事不忘约我陪她逛美术馆听音乐会。蒋经国上台不久她父亲母亲移民法国到巴黎郊区买宅子做寓公。那期间，蕊秋跟一个台湾留学生结了婚又离了婚，那个小伙子听说伙同几个奸商骗掉她一大笔美金。那年冬天蕊秋独自来伦敦散心，在邱吉尔饭店一住一个多月，随时无聊拉我逛书店买书，上酒馆闲聊。一天，我们在皮卡迪利广场边上一家餐厅吃下午茶，我说婚礼上那个小伙子浑身斯文居然干出这等不体面的事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蕊秋柳眉一扬。

“好奇而已，”我替她斟上半杯咖啡。

“还是彰化的乡下表姐有见地，”她掰开一块松饼敷上奶油细细尝了一口，顺手撩起餐巾沾了沾嘴角。“七十年代让身边一个白脸假斯文坑个半死不活，表姐发誓今生非嫁个土匪不做人，说是‘吃菜要吃白菜头，跟郎要跟大贼头，睡到半夜钢刀响，妹穿绫罗哥穿绸’！今后我专挑意大利黑手党上床你信不信？”她放下半块松饼狠狠拨了拨散落脸上的几绺长发，眼神瞬间荡漾一池春意。翌年晚秋，我舍弃伦敦的生活和工作迁回香港，蕊秋圣诞之前寄来喜帖说她又结婚了，新丈夫是法国人，生态学教授。

伦敦机场相遇那趟我太忙没去看她，只匆匆通了几次电话。我飞回香港前夜蕊秋倒赶来旅馆送了我一本画廊出版的图录，印得很讲究，里头好几幅法国油画我都喜欢，标价都低。“不要你买，”她说。“你看得上眼我就

高兴！”看她甜甜一笑我其实也高兴。蕊秋从来守着一份冷傲，应酬陌生人三分客气七分矜贵，难得笑靥里流露一丝在意，那是蓝色月亮的慷慨了。读完书她给台湾报刊写过许多通讯稿，篇篇几乎都先让我过目。真是天生的作家，下笔清淡而句句圆满，偶然释放几滴冷眼的同情，细读竟也读出朦胧的赧颜。文章写油了往往没了这丝灵气。我舍不得为她动红笔：她更舍不得不认我做老师。那天聊完图录我送她下楼搭车，街灯昏暗，夜风萧萧，蕊秋裹紧枣红披肩搂了我一下说：“来巴黎看我，记得！”

那一两年我无缘再飞欧洲，出几趟远门不外在北京曼谷新加坡瞎转，再去意大利法国看山看水看书看画，那是跟蕊秋伦敦别后三年的一个晚夏。她上午十点开车到旅馆接我回她父亲的老宅子叙旧。车子开出闹市阳光破云照亮长长的公路，蕊秋气色飞扬，回眸一笑，媚得厉害：“我又离婚了，”她说，